

# 西班牙内战:看上去“很文艺”

## 一周史记

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 
(11月4日—11月10日)

本报记者 王昱

众所周知,战争很野蛮,但就是有那么一场战争,因为掺进了一帮知识分子而显得“很文艺”——这场战争就是西班牙内战,而那群知识分子就是“国际纵队”。

1936年11月8日,西班牙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“马德里保卫战”打响,在这场战役中,“国际纵队”第一次出现在了防守方的战壕里,与共和国政府军共同抗击西班牙右翼叛军的进攻。由于“国际纵队”搜罗了

来自全世界的左翼人士,而当时世界潮流中知识分子大多又都倾向左翼,这导致了国际纵队里“文化人”的比例高得离奇,被称为“诗人的远征”。在“国际纵队”的大兵名单里,你可以看到海明威、加缪、毕加索、罗素等一连串世界级的大知识分子。可惜的是,这帮大人物拿枪打仗的水平与其拿笔写字的水平不成正比。英勇奋战了几年之后,国际纵队随着他们保卫的西班牙共和国一起成了历史名词,而他们的敌人弗朗哥则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。

值得深思的是国际纵队参加者战后的态度。按理说,作为一支“史上最文艺的部队”,国际纵队虽然仗打输了,却完全可以在放下枪后拿起他们所擅长的笔,骂死弗朗哥政权。但是,绝大多数国际纵队的参与者,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大知

识分子,在战后却选择了沉默。更邪门的是,其中不少人还经此一战从左派一跃成为了反左派——比如说乔治·奥威尔,战后短短几年内写出了著名的《动物庄园》和《1984》,成了当时小说家中为数不多的反左翼专业人士。

那么,到底是什么让这些“诗人”产生了如此大的思想变化呢?西班牙内战其实并非简单的一场“反法西斯战争”。在20世纪30年代,整个欧洲处在“精神分裂”的状态中,各种思潮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用它们未经验证的新思想进行着种种“极端实验”。如果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是右翼的一个极端案例,那么在西班牙上演的则是另一种极端模式——1936年掌权后,左翼共和派决心在西班牙铲除“封建遗毒”天主教会,于是全国上

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“烧教堂、杀教士、强奸修女”运动。左翼上台刚四个月,就有161座教堂被烧毁,整个左翼共和派掌权时期,遭到杀害的教士、修女仅有有名有姓的就有16832名,政府还对那些敢提反对意见的右派议员大开杀戒。而西班牙恰恰是一个宗教传统极端浓厚的国家,这个民族当初之所以能独立,正是因为15世纪的“基督教光复运动”。所以左翼这么一通闹下来,算是捅了马蜂窝。1936年7月,原本已经宣誓效忠新政府的弗朗哥发动叛乱,这位从海外殖民地回师的将军回国后一呼百应,短短几个月就招降了大片的南方领土。可以说,弗朗哥叛乱之所以能成功,为他准备好如此“充分”的群众基础的,绝对是西班牙共和派自己。

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“国际

纵队”掺进了西班牙极左和极右势力两派的互相残杀中。纵队中那帮头脑清楚的知识分子,当然很快就看明白了这场战争到底是咋回事儿。恰巧此时国际纵队内部还发生了内斗,残酷的现实加速了“革命热情”的冷却。于是,“国际纵队”这场史上“最文艺”的“诗人远征”,以一种很不文艺的方式悄然解散了。奥威尔事后在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一书中愤而揭露说:“报纸上说这场战争(西班牙内战)是‘为民主而战’,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骗局。”

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从这时开始,知识界先于世界整体思潮,从之前的左翼狂热中清醒过来。因为在那场“埋葬了半个西班牙”的战争中,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,却发现自己赢得的只有锁链,失去的却是整个世界。

# 从二战时的“以战迫和”到冷战中的“恐怖核平衡” 被战略核潜艇改变的海洋史

近日,中国多家媒体首次报道了中国海军第一支核潜艇部队,也首次披露了中国核潜艇内部的训练画面。神秘了多年的中国核潜艇一时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。

此次中国曝光的“核潜艇”,正式名称应叫“战略核潜艇”,专指那些以核能为动力、能够搭载弹道导弹、对敌国实行战略核打击的潜艇。有趣的是,对于这样攻击性十足的“大杀器”,媒体不约而同选择的描述词汇却都是“大洋神盾”、“海上长城”,这是为什么?一种兵器的亮相又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?

本报记者 王昱

## 潜艇加航母

战略核潜艇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在实战中获得过检验,却是“大国必备的硬件”。美俄英法中五个被公认拥有这一武器的国家,谁也不敢放松研发。而对这种武器研发的最初动力,其实来自于二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计划。

1942年年初,日本还沉浸在偷袭珍珠港成功的狂喜中。亲手策划偷袭珍珠港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,反而出奇地冷静,包括山本在内的不少日本高级军官,从一开始就明白日本不可能战胜美国。他们认为: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“以战迫和”——通过战争给美国造成尽量大的人员伤亡,迫使其与日本媾和。想完成这个目标,最好对美国本土实行打击,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——珍珠港战役是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打得最远的一仗,但依然与美国本土隔了半个太平洋。于是珍珠港战役结束后第一时间,他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,指出应当尽快研发特种战武器,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去。

面对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山本的下属还真想出了办法——把飞机装到潜艇上去,利用潜艇的隐蔽性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美国西海岸,然后用飞机轰炸美国本土。为了实现这一计划,日本专门设计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潜艇“伊-400级”,



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。

以保证潜艇狭小的艇舱中能装下飞机。又专门设计了有折叠翼、可水上起降的特种攻击机“晴岚”。为了增加攻击效果,日军还计划在“潜艇航母”的舰载机上搭载当时其掌握最熟练的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细菌弹。日本原计划建造18艘这样的“潜艇航母”,对美国西海岸人口稠密的各大都市进行一次突袭。

万幸的是,计划赶不上变化。1945年日本的“潜艇航母”终于初具规模时,太平洋战争已经接近尾声。考虑到这时即便能打击美国本土,也必将遭到美国战后立即猛烈的“鞭尸”报复。时任日本海军军令部长的丰田副武最终以“使用细菌武器将导致与全人类的对抗”为由取消了该计划。于是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研制出的“潜艇航母”一枪未发,就成了美军的战利品。

## 冷战“压舱石”

日军的“潜艇航母”战后引起美军极大的兴趣。美国人不远万里将“伊-400级”的原型艇“伊-400号”潜艇拖回本土研究了个



“伊-400级”潜艇。

遍,对日本人这一胎死腹中的计划赞赏有加:航母和潜艇是当时海军的两种新宠,“潜艇航母”将两种兵器的优势融合在一起,既保留了航母战略上的强大,又吸收了潜艇战术上的隐蔽,的确是十分优秀的设想。

美国人并没照本宣科,而是把“潜艇航母”这个好思路配上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导弹,再加上自家的核技术,捣腾出了“战略核潜艇”这个新鲜玩意儿。1959年,美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潜艇乔治·华盛顿号横空出世。美国潜艇一般是以海洋生物命名的(如美国首艘“攻击型核潜艇”就叫鸚鵡螺号),唯有战略核潜艇参照的是航母的命名规则,以总统等人物的名字命名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,战略核潜艇继承的是“潜艇航母”的衣钵。

相比于它的前世,核潜艇因为采用的是核动力,所以续航时间更长;因为搭载的是弹道导弹,所以打击面遍及全球;又因为装载的是核弹头,所以比细菌弹更能造成大的伤害。这些特点,让战略核潜艇成为了“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”中最重要也最

为隐蔽的一环。

然而,虽然美国人自己发明了战略核潜艇,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苏联。冷战时期,苏联战略核潜艇成了美国最大的梦魇。因为搞不清苏联到底有多少艘战略核潜艇徘徊在大洋深处,美国虽然常常会在总体国力上占有优势,却不得不经常选择隐忍。“以战迫和”这个当初推动“潜艇航母”研发的最初目的,在冷战中以“恐怖核平衡”的方式实现了。

## 深蓝绞杀战

战略核潜艇虽然强大,但却并非没有阿喀琉斯之踵。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弱点,美国整个的海洋战略因而改变。

和平时时期,军舰停在自家军港里就是一种威慑。但战略核潜艇如果长期寄港不出,其价值则大打折扣——这种兵器之所以有威慑力,就是因为其神出鬼没。这个特点决定了战略核潜艇必须有一片能“深海蛟龙”的游戏海域。而这片海域的要求十分苛刻:它必须足够深,以保证战略核潜艇航行的安全。又必须足够大,以降低被探测到的可能性。想要取得这样一片海域的控制权,这个国家的海军就必须是一支有远洋作战能力的“深蓝海军”。反而言之,想让一个国家的战略核潜艇“武功全废”,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实行“深蓝绞杀”,将该国的海军锁在近海。

冷战期间,美苏都在玩这个绞杀与反绞杀的游戏。利用欧洲

“小伙伴”们的支持,美国在波罗的海上插满了潜艇探测器,苏联核潜艇只要从圣彼得堡出港,立刻就被盯上梢了。而在北极圈,苏美两国潜艇在冰层下进行了无数次追踪与反追踪的较量。不过让苏联直呼幸运的是,在其远东地区,东西伯利亚、勘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围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鄂霍次克海。这片足够深又足够广的海域,除了邻国日本北海道,几乎就是苏联的内海。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鄂霍次克海成了苏联战略核潜艇的主要游戏区域,而美国人对此只能干瞪眼。

多年过去,这段让美国痛心而无奈的往事最近再次被人挑了出来。10月30日,在中国核潜艇亮相后不久,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帝京大学志方俊之教授的文章,文章比较了中国周边海域的水文状况后认为,中国周边海域由于受大陆架的影响,稀缺像鄂霍次克海那样的“核潜艇圣域”,而恰恰钓鱼岛周围的水域符合这一条件。文章推论说,中日目前对该海域争夺,其实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义。一旦中国完成了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完全控制,中国战略核潜艇的威慑力将会发生质的改变。核潜艇与钓鱼岛问题之间其实是紧密联动的。

不管这位日本教授的说法是否正确,核潜艇,在这件身世曲折的杀伐之物中,的确隐藏着守护和平的力量。但如果真想要获得这种力量,拥有它的国家,就必须走向深蓝,走向那片宽广海洋的深处。